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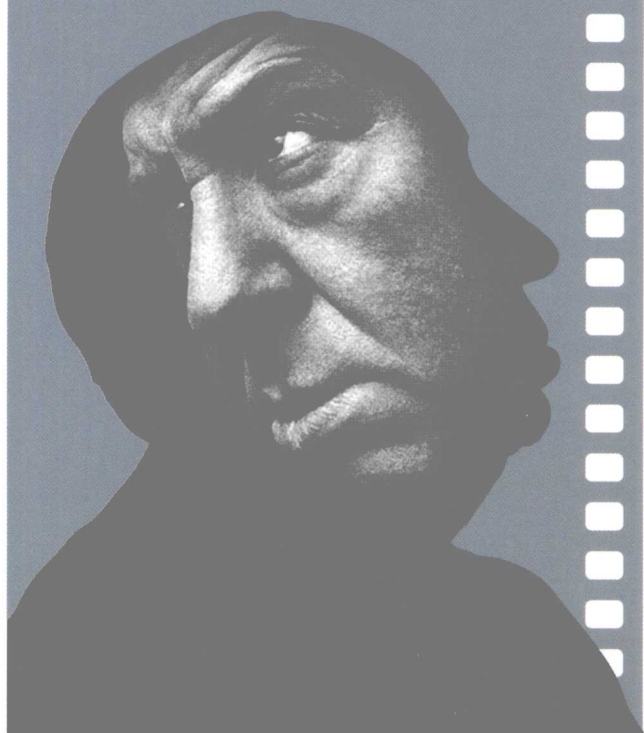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悬念之父：

只能模仿，

无法超越。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犯罪现场

王强 王帆 史玉哲 等编译
向宏 李文君 孟冬冬

时代文艺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犯罪现场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等编译

www.yhidubooks.com

三河市文汇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时代文艺出版社

787 × 1092 毫米 1/16

120 千字

25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28.00元

ISBN 978-7-238-1-5242-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现场/王强等编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1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387-2545-2

I. 犯... II. 王...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695 号

犯罪现场

- | | |
|------|---------------------------------------|
| 作者 |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 等编译 |
| 出品人 | 张四季 |
| 选题策划 | 高晓诗 |
| 责任编辑 | 陈琛 |
| 特约编辑 | 苗欣宇 |
| 出版社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
| 电话 | 总编办:0431-86012726 发行科:0431-86012939 |
| 网址 | www. shidaichina. com |
| 印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
| 字数 | 350 千字 |
| 印张 | 25 |
| 版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价 | 2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他的武侠小说让亿万华人沉醉其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Alfred Hitchcock, 1899-1980)，他的悬念和惊悚故事像海啸一样席卷人类的心灵。

这是一位来自阴暗世界的传奇天才。在希区柯克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交给他一张纸条，让他送给警察。警察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把他儿子关上五分钟，以示惩戒。警察照办。惊悚和悬念就这样戏剧性地在希区柯克的心灵上打上沉重的烙印。他总是一个人关在黑暗的小屋中，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对他来说，恐惧并非一个突然飞过的蛾子，或阴暗角落里爬行的蜘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来自内心的战栗。任何物体的摆放和存在，对于他来说都构成威胁，让他的心灵倍感刺激。他喜欢猎奇，对谋杀、



下毒之类的事深感兴趣，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正是这种来自童年的阴影和经历，让希区柯克理解了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他一生，渗透在他的影片中并释放出来。如《惊魂记》(Psycho,1960)中著名的浴室暗杀镜头，希区柯克始终用镜头来烘托和渲染恐怖的感觉，却并不表现任何直接的打斗冲突。危机和恐惧就在后面，让人惊悚。这部影片放映之后，成千上万的女性对浴室莫明恐惧，不敢洗澡。而希区柯克却说：“对我而言，《惊魂记》是个大喜剧。”

这位登峰造极的悬念和惊悚大师 1899 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蔬菜批发商家庭，从未受过正规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教育。1920 年进入电影圈做字幕设计。1926 年拍摄《房客》，一举奠定在电影界的地位，这部电影当时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影片”。1939 年，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之邀，希区柯克到好莱坞执导他的《蝴蝶梦》，一鸣惊人，捧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希区柯克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拍摄了《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后窗》以及《惊魂记》等杰作。

希区柯克的故事有自己一贯的模式，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根据他的理论，悬疑必须设计成这种紧张气氛：以观众为主线，通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的，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又必须让身处其中的无辜者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我们了解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推测下一步希区柯克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让人们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多部片子都成为经典。其中充满了希区柯克元素：足智多谋的拍摄手法、不可思议的男女角色关系、戏剧性的真相、明亮鲜明的色彩、内敛的玩笑戏弄、机智风趣的象征符号以及支配人心的悬疑配乐。这些元素成就了“希区柯克”这个与悬疑紧张画上等号的代名词——让人感觉无助、惊吓，祈祷着接下来要（或不要）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



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他很少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于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只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他说，“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枯燥遗忘。”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美]唐纳德·斯伯特著，南海出版公司）一书说，“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生日，坐在轮椅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意：“此刻，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一年后，他在洛杉矶去世。

希区柯克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连续剧。曾在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这套书所汇总的故事，均根据希区柯克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编者竭尽所能，希望将这位大师的故事收集齐全，出版全集，但考虑到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称作“全集”。不过我们相信，这套书肯定是国内收集希区柯克惊悚悬念故事最多的。



目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前言 1

犯罪现场	1
我能杀死你	8
连环命案	12
僵尸皇后	16
天衣无缝	23
一笔勾销	26
侥幸	29
私密生活	41
循循善诱	60
上帝派来的魔鬼	73
小女人	83
忠贞不渝	97
撞个正着	111
芳林迷踪	119
诱惑	130
鸟已飞去	133
破碎的象牙	143
冲洗洁净的尸体之案	148
椅子	155
一个常见的错误	162
机密情报	167
谢幕的掌声	172
偶然的因素	180
陷害我于油画之中	185
待玩的游戏	195
瓶中的魔鬼	203
我想当一个侦探	207
脱险公司	211
沙漠搭车人	215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XIQUEKEKEXUANNIANGUSHIJI

ALFRED HITCHCOCKS

2

电影魅力	220
福奇先生篱笆的秘密	223
烈火中的公平	228
杀手警探	231
圈套	237
弄巧成拙的凶犯	241
小屋谋杀案	248
幸运钱包	258
蜡像馆	268
幻境	277
午夜	285
求你杀了我吧	294
六万块	304
胜算	314
毒蛇	317
爱是毒品	324
自由	341
大鱼难钓	348
漫漫归乡路	356
什么都可以叫做艺术	362
打退堂鼓的人	370
全盘招供	377
重大谋杀	385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1	220
8	223
51	228
83	231
85	237
92	241
14	248
90	258
73	268
89	277
77	285
117	294
91	304
80	314
133	317
143	324
148	341
152	348
155	356
162	362
167	370
175	377
180	385
181	
192	
203	
207	
175	
219	



犯罪现场

FAN ZUI XIAN CHANG

警官托妮·雷米尼兹站在东区公寓的门口，一只脚轻放在另一只脚上。她站立的姿势和十五年前站在圣胡安她叔叔拉斐尔那个肉店门前的光脚小孩完全一样。现在像那时一样，她祈祷不要被人看到，因为被人看到就意味着要被赶走；现在像那时一样，可以嗅到浓浓的血腥味。

房间里有四个警察：莫内里在查看指纹；奥利弗拉在拍照；雅格布斯在获取证据；格鲁申在画楼面布置图。他们每人单独地工作着，但是他们的忙碌相结合的结果则纯粹像是一种仪式：或许像大弥撒，或者像斗牛。

那个戴假发的矮胖侦探正在往乌黑发亮的咖啡桌面上撒指纹粉。“你应该见到过它，曼尼。”他说。口气就像是在接着说而不是刚开始说。“布罗德被砍得像煎鱼一样。”

“你是说，像这一个？”奥利弗拉侦探指了指像破烂的玩具娃娃似的躺在木地板上的尸体。他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准备为尸体拍照。

“不，”莫内里答道，“比那个还惨，朋友。这一个都成碎块了，就像有人用搅拌机搅了一样。”他打开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把女人抹粉用的大软刷。他像化妆师一样小心翼翼地刷去指纹四周的粉末。“我说的这个需要一个双倍的棺材。”

托妮的胃开始翻腾了，她紧咬嘴唇。这是她办的第一桩杀人案，到目前为止她像一名警察一样地干着。不能流眼泪，不能歇斯底里，不能呕吐。她把那些吓坏了的邻居们赶走，给侦探们打了电话，并且保护着犯罪现场直到他们到来。

她总是非常好奇。无论何时，只要她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就会睁大她那黑色的眼睛，脑海里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

她八岁的时候她们家搬到了新约克，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用以弥补自己的方法就是她乐于学习新的方法，新的词汇。她的这种好奇心使她走进了警察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此刻，她在观察着街上。尸体又是一门新课。多亏犯罪现场的侦探们，使她能亲眼看到真正的警察对惨死做出的反应——带着像酸一样腐蚀性的幽默，从胆怯到习以为常。

“记得第 4-4 辖区的那具尸体吗？”曼尼·奥利弗拉对着整理指纹的那人说。但是托妮的直觉告诉她他同时是在向她炫耀。房间里的四个侦探中，只有他好像在门口看了她。只有他同她交换了眼神，只有他说话好像是让她能听见。此刻，他注视着她，目光中带着独特的光芒，那目光在告诉她，他想在今天结束之前得到她的电话号码。

她对他笑了笑。她喜欢他那张瘦削黝黑的脸，走路时昂首阔步的样子以及他那玩世不恭的笑容。如果同一个犯罪现场侦探坐在警察酒吧里听他讲战斗故事，那将是十分有趣的。

“哪一个？”莫内里从桌子那里移到法式门的把手那里以寻找更多的指纹。在瓷器柜里，餐碟的金边在阳光中闪耀着光芒，而水晶酒杯像钻石一样晶莹剔透。

“你知道，那家伙像小牛一样被切成了几块。我们只找到了他下半身的一半，记得吗？”

“记得。”莫内里答道。他一条腿跪在地上，嘴里一边咕哝着。他将胶带纸贴在已经清理过的把手上，像眼科医生处置隐形眼镜那样精确地将指纹提起。“这又是一个半个屁股的案子，对吗，曼尼？”

托妮“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笑话虽然可怕，但它们能起到一种她说不清的帮助作用。帮助她克服紧张而又敏感的情绪；使她敢于看那凝结在粉红色毛巾布浴衣上的片片血块。

“至少麦卡锡不在这儿。”莫内里说。他脸上所露出的狡猾的微笑使得托妮明白他是在引诱奥利弗拉上当。

“感谢上帝帮忙。”奥利弗拉答道。他离开尸体走到那摊血旁边，那把屠刀就放在那里，凝固了的黑色血块看上去令人作呕。

“我是说，”莫内里接着说，“大部分人，如果他们要哭叫的话，他们会留在婚礼上哭叫的。在犯罪现场他们是不会哭叫的。”

“多愁善感的爱尔兰杂种。”奥利弗拉一边说着一边拍着照。他围着屠刀转着，就像时装摄影师给克里斯蒂·布林克利拍特写一样。

和模特儿不同的是屠刀不会逗弄照相机，它只是平放在发亮的木地板上，就在斑斑血迹的正中。

“麦卡锡仍然是最好的，曼尼。”阿林·雅格布斯侦探漫不经心地小声说着，就好像她以前曾经多次下过这样的定论。她在尸体后面转过身朝咖啡桌走去。“这些你拍了吗？”她朝那些放在桌子边上的茶杯和碟子挥舞了一下她那指甲修

剪得很美的手，问奥里弗拉。“我要把它们装进袋子里。”

托妮的眼睛盯住了咖啡桌，她专注地看着桌面在阳光之下是如何反光的。然后她又把目光投向了雅格布斯侦探那长长的紫色指甲，以及那些精致的瓷杯和碟子。任何东西只要是能让她避开不看那带血的屠刀和房间另一端那破碎的尸体。

“是的，我拍过了，阿尔。”奥里弗拉扭过头来说。他一条腿跪在地上，身子俯向屠刀附近的血污。托妮绷紧嘴巴，转过身去。

雅格布斯侦探掏出一条手绢，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拿起，然后放进一个装证据用的塑料袋里。她在袋子上草草写下她名字的缩写，就像托妮在警学校里学过的一样，然后注意力又转向了碟子。

托妮的注意力完全被犯罪现场处理小组密切配合的工作而吸引了，以致当她意识到有人在她后面的时候，她吓得跳了起来。她挺直站立，准备接受一顿狠狠的训斥。半个小时前她就该回去巡逻了，当侦探们到来的那一刻，她在犯罪现场的任务就完成了。

“放松些，警官。”一个声音轻轻地说道。托妮向左瞥了一眼，看到一条灰蓝色的领带，上面印的图案好像是黄色的精子。她抬起头来看看到打皱的白衬衣，闪亮的灰色套装，细长的脖子和一张只能是属于警察的脸。托妮记得麦卡锡在警校做过报告，他在那儿放了被警校学生称为“最骇人听闻的纽约杀人案”的幻灯片。

她把他的点头看成允许她留下来。他从她面前走过，进到公寓里，没有注意那些技术人员们，然后停在明亮地板上的血污旁边。他低下头，就好像是要祈祷那样。

麦卡锡是一个瘦高个，至少有六英尺那么高，走路拖沓，穿着有裂缝的黑色皮鞋。五十多年来的生活历程，吃呀，喝呀，查看尸体呀，统统都在他红润的面孔上留下了烙印。就像一座位于衰败地域失修的房子，他那松垮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早在数年前就与他的精神不相抵了。他的鼻子里发出独特的抽气声。“噢，上帝！”奥里弗拉压低嗓子说。

麦卡锡举起手，将手指放在鼻梁上。如果托妮没有听到过侦探们的谈话的话，她将永远也不会意识到他是在哭。那个动作会被看成是一个疲倦的人揉他的眼睛。

阿林·雅格布斯侦探走到奥里弗拉那里，弯下身子熟练地从地板上拿起血迹斑斑的屠刀，迅速地将它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她封好袋子并写上她名字的缩写以便辨认。

“警官——呵，是罗德里戈兹吗？”一个踌躇的声音问道。

托妮有点吃惊，然后赶快回答说：“我是雷米尼兹，长官。”她转向麦卡

锡，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她在警学校里学过应该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上级。

“是你发现的这个可怜的姑娘，对吗？”

“是的，长官。当大楼的管理员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巡逻。他说5C号公寓的住户没有来拿她的信件，他有些担心。他用钥匙打开了门，我——”她停了下来，使劲咽了口唾沫。

生动的影像在她脑海里迅速地闪现着，使她感到肠胃翻腾，眼睛灼烫。5C号公寓门前那欢快的心形蹭鞋垫，用矢车菊和花边蓝带自制的稻草花环。阳光透过薄薄的桃红色窗帘照射在木地板上，形成一个金色的正方形，而死亡就在那里等待着。

麦卡锡轻而坚决的声音就像是来自远处传来的。“告诉我，当你看到她躺在这儿时，你感受如何？”他指了指穿着粉红色毛巾布浴衣，扭曲的尸体胸前血污斑斑，开着的浴衣暴露出年轻女人那赤裸、残缺的肢体。

“长官，感受？”托妮问，她的嘴唇有些僵硬。感觉可不是你在局里用来得分的东西。麦卡锡是否在愚弄她，要嘲笑她是新手？

“我——我极力不让自己有什么感觉，长官。”她支吾地说，“我知道我同我的上级和犯罪现场小组取得联系，所以我就用步话机报告了情况，然后在这里等着。”

麦卡锡点点头，沉重地叹了口气。“你是完全按照巡逻规章做的，雷米尼兹警官。”他说，“巡逻规章的确没有提到感受，或眼泪。”他又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他面颊上露出的粉红色可能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威士忌造成的。

“你多大了？”他轻声地问，“不会超过二十一岁，我猜。你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有多大？”托妮还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她的驾驶执照上说她二十三岁。她只比你大两岁，警官。她只多享受了两年的阳光，在电影院里吃巧克力花生豆，春天里欣赏丁香花，清晨从干净的被单里醒来。现在，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在痛苦之中结束了。所以我要再问你一次，当你看到她躺在她自己的血泊中时，你感受如何？”

血。拉斐尔叔叔的商店，挂着复活节的小羊。像她图画书中那样的长着白毛的小羊，在绿色的田野中嬉闹着。就是这些挂在肉店里钩子上的小羊，它们的毛上凝结着黑红色的血。她曾经为这些死了的小羊哭泣过，它们嬉闹的生命在它们的身躯上枯竭了。

她发出的哭声就像是来自压力锅里溢出来的。在她还不知道的时候，一只胳膊已经搂住她，将她领出了公寓。她越过心形的垫子，把前额靠在了走廊那冰冷的墙上。在她哭泣的时候，麦卡锡一边用他的胖手抚摩着她的肩膀，一边将一块像波多黎各国旗大小的手帕塞到了她手里。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这位老警察说，“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一个死记规章的新手。我第一次看到死人，那是个婴儿，大概有九个月大。”

托妮擤了一下鼻涕，然后看着麦卡锡。他蓝色的眼睛似乎要变成像钢枪那样冷酷的灰色。“他浑身是血，”他说，“身上有伤痕和老的黄色的淤肿，小小的脑袋有一半因受到重击而陷了下去。十九岁的我就站在那里，我哭了。我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将眼泪擦掉，好让他们不要注意到我当时有多么娇气，但是不管我怎么样，眼泪就是止不住。”

麦卡锡大口地吸了一口气，甚至现在他那红眼圈的眼睛好像马上就要流出泪来。“当我哭的时候，图像开始闪现出来。我看到一只手朝那柔软光滑的皮肤伸去，就要打下去。我注意到了威士忌的臭气，并且感觉到了，无论何时只要那座房子里充满了那种气味，那个婴儿就会有恐惧。当警官吼叫着走过来时，我正在用袖子擦着鼻子。‘你在哭吗？麦卡锡，我们这儿需要的是警察，而不是懦夫。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他接着说，‘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找到这孩子的父亲，那么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当时我的脸红得像红砖墙一样。”麦卡锡接着说，脸上露出羞怯的微笑。当眼泪不再流的时候，图像也停止了。那婴儿只是一团肉，就像一只羊腿。这只是一项工作而已。

“这时一个侦探把我喊了过去。他的名字叫罗思。一个真正的硬汉，长相像棒球手套似的，戴着一顶软呢帽，那时候他们都戴那种帽子。看起来就好像他生下来时就戴着那玩意儿。我想，叫我过去又是要训我，所以我站得笔直——就像你现在这样，雷米尼兹。”麦卡锡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然后咳嗽起来。托妮放松下来，脸上露出苍白的笑容。

“‘你知道，小家伙，’罗思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尸体后而内心不哭的。虽然看不出来，但我还是同样哭了。你知道吧，小家伙，’他说，‘凶杀案组里没有人不哭的。你不为受害者哭的话，你就不会在意去抓住杀死他的那个杂种。’

“所以，别听警官的，小家伙。你只管哭好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凶杀案组里见到你。”

托妮一动不动地站着，那平静而坚决的声音以及那具有迷惑力的蓝眼睛使她入迷了。她距离他那么近，近得可以看清老人粉红色面颊上的银色胡茬，闻到像香水一样附着在他身上的烟草味道。

“然后罗思对我说：‘这儿发生了什么，小家伙？’我闭上眼睛又看到了图像。我感觉到开始流泪，但是我不再在乎了。我记起了盘架上洗过的瓶子和厨房下面的液化气；我记起了干净的尿布。我脱口说出：‘有个人爱他，是别的人杀了他。’



‘很好!’罗思说。就像他已经知道的那样,他很高兴我也知道了。‘继续。’

我又闭上了眼睛。有关尿布的什么吸引了我。它很干净,用别针别起来的,但是都皱在一起了。要将别针穿过布结需要手劲很大。然后我又回想到威士忌酒瓶边上的烟灰缸上,抽了一半的香烟,过滤嘴上带着红色的唇膏。”

‘天哪!’我叫了出来。这叫声就像是哭泣,或许是因为我刚把我母亲埋葬在格林伍德公墓。‘不是父亲,是母亲干的!’我告诉罗思说。‘那个喝醉酒的婊子妈妈杀死了她自己的孩子。’

麦卡锡慢慢地摇着头,叹了一口气。“我当时说对了,”他说,“是他妈妈干的。我们在风井里找到了她的尸体。当她清醒过来看到她所做的,她就跳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到一个犯罪现场时,我让我的行家们四处搜寻,拍照,取指纹,挑选有用的物品,而我只是看着尸体,让我自己去感受我所能感受的一切。警局在发给你警服时也授予了你一个愤世嫉俗的外表,对此我是拒不接受的。这对你有意义吗?”

托妮点了点头。

“我的这些人,”麦卡锡接着说道,“都是好警察。他们干得非常好,但是他们不用他们生下来时所具有的所有设备。他们使用他们的手、眼和脑子,大部分情况下这就足够了。但有时,需要用心。”

麦卡锡的胳膊搂住了这位新人的肩膀。“你愿意再看一下这具尸体吗?”他温柔地问。

托妮似乎是恍恍惚惚地穿过了5C号公寓的门。她现在意识敏锐,十分清楚在尸体的血液和粪便的气味之下,雅格布斯香水的味道和格鲁申雪茄的味道。她决意要让自己不去理会那些枝节问题,直接走到躺在光亮地板上的尸体那里。她长时间地注视着那棕黄色的头发,头发的黑色根部刚刚露出来,她注视着那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以及那细细的金脚镯。这一次当她看到浸透了血迹的粉红色毛巾布浴衣时,她没有再转过身去。

当她向下看着这位死了的女人时,托妮感觉到她自己变成了穿粉红色浴衣的女孩。她正在卸妆,准备睡觉。脚下的木地板有些冰凉,但她讨厌穿拖鞋。她走向厨房,为自己弄一杯夜晚喝的草药茶。

她手里拿着茶杯,朝放在客厅里的那把舒适的、绿色和桃红色的椅子走去,然后将茶放在咖啡桌上。她打开电视,从木架上拿下一盒录像带。她坐在带花的椅子上,将双腿蜷于身下,又将浴衣拉紧了一些。

托妮感到一阵孤独的感觉向她袭来。有多少个夜晚,这个死了的女孩身穿粉红色的毛巾布浴衣坐在她那舒适的椅子上?有多少个夜晚,是她孤独地度过,唯有电视做伴?托妮的目光转向了放在带轮子的支架上的那台大彩电。录

像机的上面放着一盒录像带，看上去好像只放了一半。

托妮感到有些不安。在电视机支架的顶上有一个银色的小东西。她又仔细看了看——是一个拧下来的螺帽。录像机旁边下面的架子上放着一把很小的宝石商用的螺丝刀。

她闭上眼睛，又变成那女孩。她在看录像，杯子里的茶都变凉了。屏幕上的图像停了下来，她伸手去拿遥控器，然后寻找说明书。最后她走到了电话旁。

托妮粗声地吸了一口气，又让自己回到了此刻的现实中，回到了地板上死了的女孩这个现实中。她看了看录像机，上面的数字钟显示为 12:00，而托妮知道此刻至少也有 3:30 了。她盯着那些绿色的数字，耳朵里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声音。

有人敲响了带有蓝色花环的门。女孩的光脚走过木地板的咣啷声。她解除了复杂的安全系统后门锁发出的咔嚓声，好让总是乐于助人的管理员进来。笑声和玩笑声，请他喝茶。女孩那充满热情和感激的声音，然后当她意识到他期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报答时变成了恐惧。

“噢，天啊！”托妮闭上眼睛低声说道。她感到头晕。“别，请别。”她浑身战栗，一种她未料到的强烈的震颤抖动着她弱小的身躯。“我只想让你修理一下录像机。”她小声说。

托妮停止了思想，不再去想剩下的了。她感觉到麦卡锡那温暖而有力的手在她的肩头抚摩着，听到他说：“告诉凶杀案组检查一下这个管理员。”

她睁开眼睛，向下看了看地板上那一动不动的弱小的身躯。“我们会抓住他的，女孩。”他轻轻地许诺说。



我能杀死你 | WO NENG SHA SI NI

从波光粼粼的湖的对面更为黑暗的湖岸上，风吹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在黑夜里听起来非常刺耳。从另一只小船上，在视野之外的黑暗的湖面上传来一阵班卓琴哀婉的曲调。艾丽妮靠在小船的座板上，她甩着头将一头浓发摇散开来，因为在这炎热的夜晚里，它盖住了她的脸和喉咙使她难以呼吸。

“月亮的尾巴。”杰里说。艾丽妮的眼睛睁开一条缝，随着他的视线看去。月光照在水面上，泛起一道道闪烁的白光。但他看的不是湖面的景色，看的是她一头瀑布似的秀发，就像她根本没有感觉到脖子上的阵阵凉意一样。

杰里笑了起来，尽管他笑声沙哑，但他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她对此很了解，她也知道该怎么做，她的身体知道该怎么移动，她的喉咙也能发出笑声，她能够说话，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看着一个男人。

为了取悦于他，她笑了，为了让杰里知道她听到了他的话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她其实是在想：我恨你。

这个郁积在脑海的想法一冒出来，她自己也大吃一惊，她感到自己无法再控制内心的厌恶，这成了一种与她的整个身体共存的感觉。她知道这一切会过去，她能够挺下去。她是杰里的妻子，可是此时此刻她心里想的只是：我恨你这个肥胖而愚蠢的家伙。

当她放下划桨，俯下身子时她又笑了，笑得好像自己非常愉快一样。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杀死我的。如果他知道我现在这么恨他，他会杀死我的。

这不过是一句话，一句表达一个意思的一句话而已，但当她想到这句话时，它似乎变得有灵性了，一种觉醒的冲动漫及全身。她恨他，他对她的任何要求都打动不了她，但“他可能杀死她，他可能恨她”的这个想法却使她震动。